

第一章

「反正你很閒嘛！」

葉妤說話的語氣理所當然、一點也不心虛羞慚，不覺得自己講的話有何過分之處，認為別人對他一定有求必應，還用一種高高在上的睥睨眼神看著堂弟葉翔雲。坐在校長室裡的豪華皮椅上，一個校長該有的派頭與高傲，葉妤表現得淋漓盡致，可說出來的話卻很破壞形象。

葉翔雲對於自己這堂哥心中沒有半點敬意。

葉妤因為出生時難產，差點死去，後來又怕養不活，所以長輩經算命師指點，故意用文字旁的名字壓壓他的命格，再加上他是堂伯父家裡最小的孩子，從小是寵著、疼著，養得他沒啥大腦，等到年紀愈來愈長就悲劇了，長輩怎麼教都教不好了……

不過，葉妤家屬葉家旁枝素來不愛爭權奪利，光靠股利就能過優渥的生活，也不需要他太能幹。

一個人若是不夠好命，應該也不會智商跟情商低到這樣，把話講得讓人很想把他砍成十七、八塊，燉成一鍋排骨湯。

「嗯，校長叫我來，就是要告訴我，因為我很閒，所以要我在這從來沒有游泳社的學校成立游泳社，由我帶領，而且務必在下次全國比賽中得到冠軍？」

沒感受到對方以職位稱呼自己，而不是親切的以堂哥相稱的冷漠含意，葉妤還是用那副鼻孔朝天、下巴都快抬到跟天一樣高的態度說：「沒錯，感謝我吧，若不是我是你堂哥，你還得不到這麼好的機會與待遇！」

葉翔雲連回應都懶了，冷笑著低頭將書包背起，二話不說朝門口走去。

所幸葉妤還沒真的蠢到底，見狀終於發現堂弟的不爽，原本還掛著囂張表情的臉立刻皺成一團，跑百米似的衝到門口，面對他雙手橫張，擋在門口，絕對不讓這個天之驕子無疑的小堂弟給跑了。

葉翔雲就是一般父母口中的「別人家小孩」，專門用來教訓自家小孩的榜樣，雖然葉妤比他年長，但還是免不了被拿來比較——

「你看看堂叔家翔雲的學業，再看看你自己，丟人呀！」

「你瞧瞧人家翔雲又出國比賽了，你一你竟然在玩沒用的電動，唉，家門不幸啊！」

「你就不能再加把勁，你這英文是低標吧，人家連法文都學了，還比你小十歲吧，唉，不學無術呀，家裡幸好不靠你發達吃穿。」

這些話在葉妤的成長過程中聽過無數遍，以致對葉翔雲又愛又恨又敬。

此刻，葉妤擋在門口，被葉翔雲冷冷一看，更是在心底磨牙。這傢伙學業好就算了，連自己唯一的優點——顏值高，在這小子愈來愈長大之後，又再度的被比成渣渣了。

葉翔雲高大帥氣、氣質出眾，雖然才高一而已，但那身材一點也不像高一，而是像成熟的青年，他的肌肉不過於發達，而是勻稱的覆蓋在骨骼上，看起來有力又優美，簡直就是男人夢想中的模樣。

反觀自己，頭髮細細柔柔還尾端捲曲，皮膚白白嫩嫩的像個女人，所以一直被他的死敵給嘲笑著。

不過葉翔雲這傢伙有身材，有腦袋，唯一沒有的就是心吧，連對自己的堂哥都這麼冷漠，讓他心寒呀！

葉好狠狠的腹誹著，但想到他的目標—今天他一定要翔雲答應當游泳社社長，讓他的死敵狠狠的吃一次癟，他立刻涎著臉笑。

「翔雲—」他拉長聲音，顯得很柔弱，這一招拿來對付別人向來很有效。

萬一翔雲不當社長，那自己跟死對頭的賭局可就輸定了，到時就真要脫內褲給死敵看雞雞有多小……這麼丟臉的事，他光是想就毛骨悚然，自己怎麼會醉到同意這件事？絕對是那混蛋在他酒裡下迷藥了。

葉翔雲卻不為所動，「廢話少說，說重點，是不是又捅了什麼妻子了？」

他從小學起，就開始收拾葉好幹的爛事，搞得自己明明是堂弟，卻像是堂哥，葉好就算當上了校長，心智年齡還是沒成長呀。

至於沒成長的理由……葉翔雲心裡翻著白眼，家裡的寵愛是一個，另一個則是葉好那個「死對頭」造成的，那個人可是使盡全力，從中學到大學，拚命的把葉好往幼稚的方向帶，他用膝蓋想就知道，葉好會突然發瘋要他帶游泳社，還露出這種哀求表情，一定又是因為兩人幼稚腦殘的對決了。

「我才沒捅什麼妻子！是那個混蛋—」葉好一提起這事，就像顆被點燃的炸彈一樣，炸了。

「那個混蛋，竟然在全國校長會議上大放厥辭，說什麼他們家的游泳社勢必會再拿全國第一，你不知道他講話有多囂張、臭屁、瞧不起人，總而言之，他把我們學校貶到泥裡去了，身為一個愛校護校的好校長，當然要跟他拚了！」他咬牙切齒的，把身上唯一的優點—那張美臉搞得像修羅般，嘴裡更是不斷的高聲咒罵，將所有腦袋裡的辱罵詞語全說了一遍，罵到沒詞洩了氣為止。

這次，葉翔雲很不客氣的當著他面翻白眼。拚了的方法有很多，但以堂哥的智商，一定是最糟的那個方式，他短短的人生中已經為堂哥的智商默哀很多次了。

「你們之間亂七八糟的打情罵俏我才不想要管，我要回家了。」

「鬼才跟他打情罵俏，翔雲，這件事很嚴重，要是弄不好，我會面臨人生中最恥辱的時刻，你也知道堂哥打小就被他壓著打，從來沒有抬頭挺胸的時候，這一次，你一定要幫我。」

「不幹！」就你這幼稚的腦袋，沒受辱的時候十隻手指頭就數完了，早就習慣了吧？我才懶得理你們之間的爛事。

葉翔雲不囉嗦，撥開他的手直接想開門。

葉好見他一臉冷淡，揪著他的衣袖，裝起可憐，眼裡淚光盈盈的哀求。「翔雲，求求你幫幫我，那傢伙有病啦，從我們第一次見面起，他就對我陰陽怪氣的，處處以打壓我為樂，我好不容易考了間外地的大學遠離他，想不到他也跟過來了，雖然對外說是他一時發揮失常，才沒考上第一志願，但我告訴你，他明擺著是專門為我而來的。」

葉翔雲忍不住睜了睜眼，「堂哥你倒是難得聰明了一次。」

他竟然被封號是天才的堂弟誇讚了！

葉好若有條小尾巴，只怕早已搖到快斷掉，他挺頭挺胸，一臉得意，殊不知他剛才其實是被狠狠的嘲諷了。

「當然，他就是不想讓我過好日子，我怎麼會不知，從大學起，他就一直搶我朋友，勾引我女朋友，這個混帳，就連我當了校長，他也要繼續跟我槓上，找了另一間更有名的私校當校長，這個人根本就是為了排擠我而存在的。」

他講得慷慨激昂、口沫橫飛，等口渴了歇一歇，才發現面前的人不見了，葉翔雲對他的智商再次絕望，早就跑了。

他剛才的滿腔激憤全都說給空氣聽了，葉好恨恨的磨牙。

讓游泳社一戰成名，奪得冠軍這麼困難的任務，除了翔雲之外，他再也想不出別人了，一定要逼得翔雲同意才行。

反正硬的不成就來軟的，他一定會磨得翔雲同意，從小至大，翔雲最後總會幫他的！葉好很有信心的想。

才離開校長室，遠離葉好，以策生命安全的葉翔雲，在距校門口一百公尺的巷子裡被堵了。

這就是禍不單行嗎？葉翔雲無奈的想。

他雙手插在口袋裡，臉上表情很平淡，一點也沒有因為被數個小混混圍堵的忐忑不安，甚至嘴角還帶著一抹似有若無的笑，那笑使得他顯得從容又帥氣，但一雙銳利的眼神和高大的身軀，又給人傲然凜冽的強硬氣質。

小混混們本能的意識他真的不好惹，但心裡的怒火也更強烈了。

這葉翔雲帥到天怒人怨，國中三年還長年佔據全校前三名的寶座，又有各種出國比賽得獎的經驗，讓別的雄性生物在他的光芒下，都像菜攤上隨時可見的馬鈴薯一樣一啊，馬鈴薯還好，至少還是舶來品，感覺還挺高檔的，他們簡直是被比成田裡頭灰頭土臉的地瓜，而且是長得歪七扭八、賣相不具的那種，一看到那張英俊的臉，心頭新仇舊恨全都湧上，恨不得把那張臉給打得重傷殘。

這種傢伙不是應該要去讀講求全人發展、菁英教育的高級私校一宏昇，怎麼會來到他們這間排名普普通通的私校一藍光，這不是逼得這一區的少男們都去跳河嗎？因為有他，少男們全都交不到女友！

葉翔雲入學第一天，在開學典禮上受到的那種風光與追捧，簡直像是偶像巨星來上課，開學典禮簡直要變成粉絲暴動，經過了一個月，他粉絲的數目沒下降，反而還增加了無數倍。

可惡呀！他為什麼不去禍害宏昇那裡？

青澀青春的寶貴學生時代，不就是要耍點浪漫，談個純純小戀愛，跟小女友牽牽小手，互買消夜，互相餵吃甜甜酸酸的冰淇淋。

可這個人來讀藍光後，他們就完蛋了，青春沉沒了，黑暗也同時降臨，方圓百里內，不說女學生，就連母狗也瞧不上他們。

毀人戀愛，等同殺人父母呀！

葉翔雲的存在叫他們這群男的全都暴怒了。

最近跟附近女校校花告白卻失敗的不良少年霍志彥看著葉翔雲，咬牙切齒。

他被看上的校花當場回絕了，更氣人的是，校花的朋友還嘲諷他說：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樣子，只有你們藍光的葉翔雲才配得上雅玲，就你這德性，我看得塞回你媽的肚子重生，也許才有那麼一點機會。」

失戀不可恥，可恥的是心愛女人心念念另一個男人，那不找那個男的麻煩，還能算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嗎？

所以霍志彥就帶著人堵葉翔雲了。

霍志彥看著眼前這張不論左看、右看，前看、後看，360度無死角的帥臉，頓時更是失去理智，罵人的話可是噴薄而出，「這根本就是小白臉！」

「對，小白臉。」夥伴們同聲附和。

「以後一定會靠女人吃喝。」

霍志彥氣勢很足，但攻擊性顯然很低。

葉翔雲抬頭望天，覺得無力，唉，跟沒有智商的人講話，真是折磨人的事情。

「第一我不是小白臉，俗稱的小白臉，都是仗著身體或臉孔優勢，讓女人出錢供養，請問我需要嗎？」

這段話噎得在場找碴的不良少年臉皮漲成豬肝色，因為他們都知道，葉翔雲能這麼風靡萬千少女，正是因為他是個名副其實的高富帥。

葉家的家族企業在業界算得上是前三名，葉翔雲更是這一輩最出色的一個。

葉翔雲會來到藍光就讀，不過是為了捧捧校長堂哥的場子，聽說還是葉好哭求他來讀的。

藍光是葉好母親家族創辦的，葉好擔任校長後，一心想要讓這個經營不善的小私校多招點學生，所以才想用堂弟來吸引人，果然葉翔雲新學年要來讀的消息放出去，今年度招生名額爆滿，朋友圈中多少少女哭著喊著，哀求著父母將她們送進藍光，更可見他魅力有多大。

「說那麼多幹麼，開打，上。」

霍志彥被講得怒火中燒，恨恨的吼了一句，幾個人上前掄起拳頭就要揍。

反正學業不如你，長相不如你，家世不如你，就不信打架還能不如你了！

但人世間的悲劇常常是，你以為一定不會發生的事發生了！

第一個人拳頭還沒有打到葉翔雲面前，就被葉翔雲給捉住臂膀，借力使力的輕巧往右拉，只聽他發出恐怖的慘叫聲，失去戰鬥力。

而葉翔雲手腳敏捷，捉住第二個人臂膀，第二個人也得到跟第一個人一樣的下場，同時葉翔雲一腳踢出，把第三個混混給踹到牆角，空出的那一手把第四個人甩到另一處。

見狀，霍志彥暴怒的吼叫，朝著葉翔雲飛撲過去，準備來個泰山壓頂。

然而他速度雖快，卻還是比不上葉翔雲的速度，葉翔雲明明那麼高大，但他腳步卻很輕巧，他輕輕鬆鬆的往旁邊微閃，就只差一步，霍志彥整個人撲到地面，所有人都聽到肉體撞上地面的重重撞擊聲，紛紛縮了下脖子，好疼的感覺呀。

「可惡！」

「混蛋！」

「你這個小白臉！」

打不過，只能動嘴皮子罵了。

葉翔雲被這一群人罵得氣笑了，莫名其妙被堵也就算了，反正他已經揍回去，可這樣被罵實在是很不爽。

正想著要怎麼徹底的讓這群傢伙閉嘴，突地，巷口出現一道凶暴的影子。

夕陽將那影子拉得無比的巨大，那人因為背光，一時看不清楚長相，可他肩膀上扛的東西，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，那是一根名副其實的「狼牙棒」，球棒上釘滿了滿滿的鐵釘，釘子有的已經歪扭，彷彿是敲打過什麼而變成這樣，散發著嗜血的危險氣息，更完全呈現出它就是一個狂暴凶器的事實。

霍志彥這些只會耍嘴皮的不良少年，哪裡有見過這種陣仗，看得眼都直了，小心肝抖啊抖的。

「這傢伙是誰……」

「好怪的傢伙，居然拿那種東西！」

「這傢伙瘋了吧……」

幾人心驚膽戰的竊竊私語，卻見拎著狼牙棒的少年步步逼近，等到他們覺得狀況不對正要跑的時候，已經來不及了。

沒廢話，也懶得說，狼牙棒少年拿起狼牙棒，對著這些被葉翔雲打得鼻青臉腫的不良少年就是一頓狠打，打得幾人哭爹喊娘的說不要、不要再打了也沒停手，等他們奄奄一息時，他才問了讓他們想吐血的一句話——

「葉翔雲是誰？」

霍志彥等人臉都黑了，被揍得像豬頭一樣，結果這個人要找的竟然是葉翔雲，他們這不是白挨揍了嗎？這個瘋子不認得人為什麼不先問一下！

鬱悶到吐血，大概就是這狀況，被揍得渾身傷痕累累不說，就連心也千瘡百孔，這種身心靈的暴擊簡直讓人悲憤欲死。

一群在地上橫躺，覺得骨頭已經散架的悲情少年，齊齊指著站得好好的一臉看戲的葉翔雲，氣憤無比的道：「他就是葉翔雲。」

快揍，揍死他，不能我們被白揍了，正主兒還沒被揍到！

然而這群不良少年內心的吶喊上天沒聽見，因為他們明明指認了葉翔雲，那狼牙棒卻落下得更狠了。

不良少年們都快哭了，今天是諸事不宜的大凶日嗎？為啥說了實話反而被揍得更慘，這一切都是假的，一定是自己眼睛業障重啦……

「你為什麼還打我們？」

霍志彥在這群小混混裡身手最好，比起其他被揍得除了唉唉叫，沒辦法做其他事的夥伴們，他的傷勢相對輕了一點，口齒也還算清晰的悲憤問出大家不敢問的問題。

「因為你們騙我！」

狼牙棒少年一副你們騙我，活該被老子打扁的凶惡表情。

這一群不良少年簡直比竇娥還冤，只差沒來個十月飛雪了，他們齊聲反駁，「我們才沒有騙你。」

狼牙棒少年皺眉，「啊，打錯了嗎？不是說葉翔雲是養尊處優的弱雞一隻，隨便打就隨便趴下。」

被隨便打就隨便趴下的霍志彥一行人臉色黑到不行，他們是被鄙視了吧，這傢伙怎麼把鄙視人的話說得這麼一派輕鬆、毫不猶豫，簡直是捅刀不手軟。

「還說他長得帥到天怒人怨。」

這句話再度捅到眾人脆弱的心口，提到長相，不良少年個個就滿臉淚，這個現實殘酷的世界，看的就是顏值，他們顯然就是顏值不如狗，哭哭呀，這萬惡看臉的世界啊。

「這個人長這麼醜，怎麼可能是葉翔雲，所以我才說你們騙我。」狼牙棒少年說出自己的結論，縱然這結論很驚天動地。

「等一等一下，你覺得他很醜？」

一群人震驚了，比剛才被無端痛打還要吃驚，眼眸卻隱隱有晶瑩光芒在裡頭旋繞，那晶瑩光芒就叫做「救贖」。

「醜到不行，根本就是妖魔等級的醜八怪！」狼牙棒少年嫌棄的道，似乎多看葉翔雲一眼就會犯噁心，而那樣嫌棄的臉絕不可能作偽。

「嗚嗚，蒼天有眼！」

「所以是因為我們太帥才被打！」

「再多打幾下吧，我會忍耐的。」

「真的是因為我們太帥才會被打，哦耶。」

幾個不良少年小聲的歡呼起來，個個臉色紅潤，眼睛發光，一副痛都飛走了的樣子，甚至還有幾分的靦腆與喜悅，站起身與剛才痛揍他們的狼牙棒少年稱兄道弟。倒是葉翔雲站在一旁，完全沒有人理會，他無言的抬首望天。

這還是出生以來第一次被講長得很醜，這種心靈刺激好像有點大，心肝被戳得疼疼的，偏偏出聲駁斥又太孩子氣，難道他能說老子很帥，帥破天際嗎？

這話可以別人說，自己說就太……太心傷了。

這時，被不良少年圍著講話的狼牙棒少年很豪氣的走過來，一臉安慰的拍拍他的肩膀，但是大概葉翔雲醜得讓他難以接受，所以他只用指尖點了點，點完後還趕緊的用別人的衣服擦，那副嫌棄的樣子讓葉翔雲心肝又被嚴重的戳了一大下。

這傢伙的安慰，有不如無呢！

狼牙棒少年深表同情的對他道：「原來你真的是葉翔雲。」

看來剛剛與那群不良少年交流讓他了解了真相，但為什麼，他從他眼裡讀到那幾乎滿出眼眶的同情，還有可憐。

而且這小子再度自以為好心的再對他拍了拍，不過一樣用的是指尖，然後一樣嫌棄的抹了抹。

這動作太讓人不開心了，好想咬掉那些見鬼的指頭！

葉翔雲一臉陰鬱。

「你也不容易，我不打你了，就你這長相，勾引女人，哼哼。」

他居然被鄙視了？葉翔雲瞬間有超級不爽的感覺，這傢伙語氣充滿同情，但那話中的含義，以及不斷擦手指的厭惡動作……這人不是故意在鄙視他，卻比真的鄙視還要傷人。

這讓一向很有風度的葉翔雲在心中猛飆髒話，醜你媽個屁，誰醜，你才醜，你全家都醜。

偏偏他一句反駁的話都說不出來，像自己很帥什麼的這種話他實在說不出口……狼牙棒少年說完就逕自轉過身走了，而霍志彥等人因為跟狼牙棒少年太有話題可聊，竟前嫌盡釋的勾肩搭背離開，葉翔雲被丟在一邊，無人聞問。

「嘍，哇哈哈哈！」角落忽然傳來一陣笑聲。

唉唷，這實在太好笑了，葉翔雲的表情他媽的太有戲了，完全沒有平常那副淡然處之貴公子的樣子。從狼牙棒少年出現後就躲在小角落看戲的原舒海笑到抱著肚子，他快要笑死了，好像笑穴被人戳中一樣，笑到停不下來。

「哈哈，醜八怪，你是醜八怪！」

原舒海太開心了，跟葉翔雲從小玩到大，能看葉翔雲的笑話機會太少了，更別說看到他露出一副生無可戀的震驚表情。

啊，他忘了拍照，應該要拍下葉翔雲剛剛的表情，可以紀念久久哩！

葉翔雲踏前幾步，捏住原舒海的後頸，他疼得像豬將被殺時般的慘叫，葉翔雲的手勁不是普通人撐得了的。

「等等，葉翔雲，醜八怪這三個字又不是我說的，你怎麼能朝我發脾氣？」

「誰笑誰倒楣，誰叫你知道了不該知道的祕密。」

被人說是醜八怪這種事已算是個污點，更何況還被大嘴巴原舒海給看到了，他鐵定見人就說。

陰森森的危險語氣讓原舒海嚇得差點漏尿，可見葉翔雲心裡的火有多大，更別說他心裡還有鬼，一口氣噎在喉嚨口，差點就把自己噎死了。

他連忙求饒道歉，「我不會跟第三個人講的，還有對不起，是我搞的鬼，一切都是我的錯，我是看你被圍堵，想說找人來幫你。」

「幫我？你幫我的方法就是找個人來打我？」

「不就上次你告訴我的兵法，說如果一灘水已經夠渾了，我們就把它搞得更渾，情況失控，我們就有機會了，今天我用上了，而且還成功了。」原舒海興奮的說，覺得自己學以致用，離天才葉翔雲好像更近了一步。

葉翔雲聽得嘴角抽搐，這傢伙的腦袋是沒有在正常運作吧，就連思考邏輯都有問題，那招兵法是這麼用的嗎？

他不就還要慶幸好後來的小流氓覺得他太醜，所以打不下手，才陰錯陽差解了他的圍，而不是多一個人來揍他？

「這個叫成功？我真是服了你了，你怎麼勸服他來打我的？」

「我說你姦淫擄掠無所不幹，接近你的女生，都會被你摸屁股，而且你自以為自

己很帥，常常用自己的外表勾引女生，那狼牙棒壯士是個現代的俠義之士，就說他來處理你這個人渣。」

葉翔雲終於知道狼牙棒少年最後那兩聲輕蔑的哼聲為何而來，大概是覺得他長得太醜，女生才不可能上當。

為什麼明白事實後，自己心裡的不爽反而直線上升？

不爽，不爽，真的好不爽哦，怎麼辦？

既然狼牙棒少年已經走了，只好找別人來出氣了……

他捏了捏原舒海的後頸，原舒海縮著頭，他清楚知道葉翔雲的武力值有多高，整個人像隻小狗一樣的乖，但嘴裡還振振有詞，一點也不承認自己有錯——

「你住手啊，誰叫你那麼受歡迎，我只是想讓他打你一下，要不然我看上的女生都愛你，我心裡不平衡，我覺得寂寞又難受……」

再聽他就要吐了，這傢伙沒女人緣跟他完全沒關係，是因為他的智商跟表達能力很有問題好嗎！

「夠了，給我住嘴，請我吃飯，要不然我就真的把你那張呆臉揍得鼻青臉腫。」

「不要揍我的臉，我請你吃飯。」原舒海趕緊同意對方要求，換得寬大處理，他從小就明白這流程怎麼跑的，反正犯了小錯，立刻就當個凱子哄哄人就行了。

「嗟來飯店。」

「不要啊，那家太貴了，我們換家便宜點的。」原舒海搖頭，那家餐廳的老闆也不知道怎麼想的，取了個怪名字，價錢又貴，雖然菜是真的好吃。

葉翔雲抬起一邊眉毛，原舒海瞬間又像隻被欺負的小狗，語帶哭腔的道：「那你點少點，我、我這個月的零用金……」

見他再抬起另一道眉，原舒海哀叫，「好，你要點什麼就點什麼，拜託，不要跟我爸告狀，他上次把我吊起來打，還威脅我說再犯蠢下去，他就要再生一個，奪走我繼承人的位置，我們說好了，我請吃飯，千萬別告狀。」

原舒海那蠢萌賣笑討好的臉，讓葉翔雲忍不住嘆息，這傢伙真的是個無腦星人，他都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跟他做了這麼久朋友。

他教他兵法啥的，他竟然用來坑自己，自己真是交友不慎。

第二章

原舒海跟葉翔雲前腳才跨進餐廳，就被服務生領著去包廂，能來嗟來飯店的人非富即貴，服務生眼力自是不差，迅速認出兩人的身分。

經過走道的時候，兩人瞧見有間包廂的門沒關，怒罵聲傳了出來——

「你休想一輩子賴在我朱家，你這個野種，你親媽就是個愛慕虛榮的賤貨，想靠著孩子翻身，結果一不如願，就不要你把你丟進了育幼院，你這種上不了檯面的下賤野種，讓你進了朱家門，我都沒有臉跟閨太太們交際了！」

一碗菜湯潑到朱懷宇身上，一塊豆腐還在他肩膀上抖啊抖，朱懷宇隱忍的目光一剎那射出凶狠如狼的銳利光芒。

「是狼牙棒壯士啊！」原舒海認出被潑湯的少年，低聲驚訝的道。

這包廂沒有關門，大概是罵人的人想要讓來來往往的人見到這一幕，讓他們口裡

的賤種更加丟臉。

但在葉翔雲看來，這種作法丟臉的是那個富太太吧。哪個腦子清楚的人會在大庭廣眾下破口大罵，像潑婦一樣……

再看這一家子的嘴臉，葉翔雲瞬時認出是哪個家族的。

這朱家雖然不及葉家，卻也算是富豪了，想不到當家人才過世不久，水準就變成這樣，落敗得可真快，丟自己臉還洋洋得意。

「媽，跟這個雜種說話只是浪費我們的時間，說什麼大伯家只剩他一個血脈，笑話，他就是來討錢的，只有爺爺信他。」

少年正值變聲期的聲音充滿嘲弄，看朱懷宇的眼神有著高高在上的鄙夷，一副太子爺般囂張。

而他一身頂級手作的西裝，對照著朱懷宇那破舊的棉質襯衫跟洗白的牛仔褲，一個就是貴氣傲公子，一個就是窮苦壞孩子。

旁邊立刻有人補上話——

「是呀，也不知道老爺子是怎麼樣想的，老大死了，白髮人送黑髮人自是傷心，但他這是傷心到糊塗了，隨隨便便就把人給帶進門，也不知是跟誰生的野種，只聽信那賤女人一面之詞也太傻了。」

「哎唷，老爺子是傷心過度才做出這種傻事來，老大生前是最嚴以律己的人，從沒聽過什麼桃色新聞，所以根本不可能有私生子，而他的財產早就決定要給子凱繼承了，不必理會這突然冒出的雜種。」

眾人你一言我一語的，彷彿朱懷宇不在似的猛力抨擊，也捧著朱二太太跟朱子凱，讓兩人的表情愈加驕傲自滿。

原舒海覺得噁心死了。有錢人家裡不內鬥那是白日夢，豪門裡頭總有些不足為外人道的骯髒處！但這麼一堆大人圍著一個十幾歲的小孩罵，就只為了拍馬屁，簡直是連點羞恥心都沒有。

「媽，這明明是慶祝我當上宏昇游泳隊主力的慶功宴，為什麼這個雜種也來了？我不要這個雜種在場。」朱子凱一臉嫌惡的說。

「子凱，是你爺爺糊塗了，竟叫他過來吃飯，放心，我們現在就把他趕出去，你才一年級就成為游泳隊的主力隊員，宏昇游泳隊是全國比賽的常勝軍，競爭很激烈，你當上主力這麼榮耀的事，當然要好好慶祝，絕對不會讓人破壞你這個主角的心情，媽媽說了算。」

朱二太太一這麼說，周遭又是連聲附和，讚美也是流水般的送上。

「是呀，子凱，你那麼棒，聽我女兒說，宏昇選出的一年級王子就是你。」

老爺子自從老大死後，身子一日不如一日，最近更是病得起不了身，雖然要人帶回朱懷宇，但根本無暇照料他，光看朱子凱就讀全國一流的私校宏昇，朱懷宇卻在朱二太太的操作下進了二流的私校藍光，就能看得懂朱家現在是誰在掌權，誰會傻得去幫一個私生子呢？

朱子凱縱然心裡得意，還是做出一副虛懷若谷的樣子。「這是大家對我的鼓勵，不過我的目標不只這樣，我準備在二年級的時候參選學生會長，振興學校風氣，

完善學校設備，替更多學生爭取福利，也讓老師有更好的教學環境。

「我還打算捐一筆錢給游泳隊，讓我們社團年年都能奪冠，成為游泳界的傳說，也讓所有有志於游泳的選手，都能朝榮耀之路邁進。」說著，他還深嘆一口氣，一副懷念至深，好像死去的大伯比他老爸還要和他親的樣子，「過世的大伯父以前就是宏昇的游泳隊，如果我能這樣運用他的財產，他一定會很高興的。」

叫好聲、鼓掌聲此起彼落，那些朱家公司裡的主管太太巴結、諂媚不遺餘力，這醜態原舒海可看不下去，而且朱子凱的言行實在太刺眼，讓他看了很不爽。

這假惺惺的混帳，國中的時候就很假了，想不到上高中後，假得比以前還誇張。原舒海受不了朱子凱的矯揉做作、沽名釣譽，白眼可是翻到天邊。

而他向來想說啥就說啥，從來沒在怕的，是豪門同輩圈子裡有名的鬼見愁，誰惹了他，被他臭嘴一說，便是倒楣透頂，只因看在他老爸的面子上，不能真的計較，只好被白罵了。

他有富豪老爸可以幫他收爛攤子，還有真正堪比王子的葉翔雲當朋友，他就是人生贏家旁邊的人生小贏家，這些讓他肆無忌憚。

於是，朱子凱正說得慷慨激昂、熱血沸騰時，原舒海嘴一斜，諷刺道：「哎唷，宏昇一年級的王子，嘆哈哈，那是翔雲沒去宏昇讀，不然哪裡輪得到你當。」

他這話說得有點大聲，就算站在門口，裡頭的人也聽得清清楚楚，霎時空氣凝結，但也因為他這聲打岔，讓桌邊一個胖女人發現桌上的異狀，大叫道：「菜呀—」什麼菜？

大家齊齊朝那胖女人看的方向望去，才知道滿桌的好菜全被朱懷宇禍害光了，什麼鮑魚、龍蝦、紅蟳油飯、佛跳牆，最精華好吃的部分都被人用一根湯勺挖吃了，那擺成梅花形狀的可口小菜，更被東一筷子，西一筷子的翻翻撿撿，那留在桌子上的，大概跟廚餘沒什麼兩樣。

原舒海看熱鬧不嫌事大，哇哈哈的大笑起來，說的話更是刺耳難聽，「這一桌可不便宜，但看起來都像餽水了，哈哈哈，幹得好！」

什麼不便宜，是貴得要死！朱二太太氣得差點腦溢血，大伯的財產還沒真正拿到手，她可是咬牙擺了這一桌請客，竟被這個小雜種給糟蹋了。

朱二太太血壓整個往上飆，身上肥肉抖呀抖，微整形過的僵硬臉龐十分扭曲，然而她還沒說一句話，朱子凱就沉不住氣的搶先怒吼。

「你這小雜種，你竟然敢—」

敢，老子當然敢！

朱懷宇冷冷瞥過去的眼神壓迫感十足。

朱子凱不由得打了個寒顫，聲音噎住，只能眼睜睜看把他菜盤就口一倒，嘴巴嚼了嚼，放下盤子抹了抹滿嘴油光，又冰冷的掃視了包廂內的眾人一眼。

那凶悍陰沉的眼神讓所有人都被震懾住了，尤其是朱子凱心口顫抖，竟想起他小時候巴結大伯，大伯對他不屑冷淡的眼神。

兩人出奇的相似，當然他是絕對不會承認這一點的。

不過站在門外的原舒海跟葉翔雲就沒有他們的害怕了。

「靠，這是大嘴怪吧！」原舒海嘴巴張大，第一次看到這麼豪邁的吃法，這人瘦瘦的，看不出來胃口這麼大。

葉翔雲眼眸微黯，「只是逞強。」

朱懷宇毫不拖泥帶水，吃完就拍拍屁股走人，原舒海看他走來，下意識的讓了讓，朱懷宇也沒多看他們一眼，逕自走了。

朱二夫人在他走後氣喘吁吁的罵個不停，見了他凶狠的眼神，心驚的她為自己的安全收斂些許。

根據調查，這小子以前就是個小太保，聽說還混得風生水起，他們朱家怎麼可能會出這種小混混，一定是別人的野種，公公真是昏了頭了，才把他接回來！

原舒海看看朱懷宇的背影，又看看包廂裡氣得跳腳的朱二太太母子倆，再轉回目光，身邊的葉翔雲不見了，他訝異了一下，但馬上又高興起來。

嘿，不用請人吃飯花錢了，讚。

朱懷宇一走到餐廳外頭就靠牆嘔吐，過多的食物積在腹中讓他難受，身上被潑了菜湯，更讓他心情不悅。

這時，一隻手撫上他的後背，他立即凶狠的抬眼瞪過去，在看到對方的臉時叫了出來。

「醜八怪！」

能醜成這副模樣的人也不容易，讓人看一眼就很容易記住。

葉翔雲表情崩裂，自己一片好心想關心他，一方面對他的傲氣也頗欣賞，才跟著他出來，想不到得到的又是醜八怪這三個字。

自己這皮相之好，不只是女的，就連男的，也曾收到一疊的情書，他這還是第一次遇見看到他沒有滿眼迷戀，傻在原地，只有一臉同情的人，這傢伙眼神裡彷彿還寫著，「你長成這樣，虧你還敢在外頭丟人現眼，不怕嚇壞大人小孩，也算夠勇敢了。」

一生中，一天裡，生出兩次有苦說不出，有冤無處訴的氣悶感，這對身為人生贏家的葉翔雲而言，有點小特別。

葉翔雲很快調適心情，決定把話題轉開，「幹麼跟那些無聊的人認真，傷的是自己的身體。」

朱懷宇眼裡爆出虎狼似的銳光，「他講得那麼大言不慚，我聽了就不爽，我爸參加過的游泳隊，憑他想發揚光大？就憑他那副隨便推推就倒的弱雞樣？」

葉翔雲對朱懷宇的評語不能苟同。

朱子凱也算是體格健壯、渾身肌肉的運動健兒，就他記憶裡，朱子凱從小就學游泳，國中時也是游泳校隊選手，代表他泳技真的不賴。

但想起眼前人肩膀扛著誇張的狼牙棒，殺氣騰騰的出現，三兩下把那些小混混打得在地上滾成一團，忽然間他明白了，在這個人眼裡，應該除了自己，沒有什麼人不是弱雞吧。

「下次別這麼傻，直接在菜裡吐口水，等他們吃完後再說出來給他們聽，保證他們個個都像吃了蒼蠅一樣的噁心。」

朱懷宇滿臉驚訝，隨即拍了拍他的肩膀，這次大概是覺得他的意見不錯，總算沒有嫌噁心的用衣服擦手，雖然還是用指尖拍。

朱懷宇露出邪惡的笑容，「果然人醜就會在其他地方有長處，你這一肚子的壞水非常合我心意，來當我軍師吧，我聽說我剛轉進的學校沒游泳社，我們來辦一個，把那個朱子凱給打得落花流水，以後看到游泳池就想起恥辱兩個字，讓他再也拿不了我爸的名義噁心人。」

朱懷宇話一說完，葉翔雲就眼皮直跳，右跳災，左跳財，這個左右都跳是什麼意思？

朱懷宇順手揪住他的衣衫，「我新學校叫藍光，你哪一校的呀？」

他還沒回答，對方又自言自語起來，而且扯住他衣衫的手更加緊了，已經有脅迫的意思，「哈哈，就算不同校也沒關係，轉學這種小事，你不會辦不到吧？」

媽的，他就是一時好心出來拍個背，怎麼就變成要當這個人的軍師了，而且這小子那句「你除了當我軍師之外，沒別的路好走」的潛台詞是怎樣？

被衣服勒住，脖子微微發痛，一張凶惡的嘴臉靠得老近……這人果然是個小流氓，做起威脅的事駕輕就熟、十分上手，讓自己有種是古代弱雞書生，出門不幸被混混給纏上的荒謬感。

人生第三次無話可說的氣悶感歡快的給了葉翔雲迎頭痛擊，似乎他的人生在今天要加上更輝煌、燦爛，而且極難控制的一頁。

「我也是藍光的。」

「咦，真的嗎？這是連老天爺都要幫我的意思呀，我們這是天作之合啊。」

葉翔雲頭痛了。拜託你，沒讀書就別用成語，你現在這樣，大家都會知道你文化水準十分低落了。

什麼天作之合，我還兩小無猜、媒妁之言哩！

但葉翔雲感覺到箝制住他身體的力量放鬆了，也看到凶惡少年眼裡的狠勁在同一刻慢慢消退，反而露出一點點的脆弱與高興。

葉翔雲忽然明白對方為什麼會採取脅迫的作法，也許是怕人拒絕，也許是這些日子被辱罵，不被家裡人接受，那種委屈不是每一個人都能輕易的化解。

但這麼強悍的少年，不經意的露出了脆弱，分外的令人感到憐惜。葉翔雲一時間挪不開目光，卻又不知道能怎麼安慰他。

「你看什麼？」朱懷宇注意到了他的眼神，又凶狠起來。

葉翔雲知道自己絕對不能老實說，立即胡謅道：「你肚子凸出來，吃太多了啦。」因為對方穿著短T，又因為吃太多的緣故，竟然有一小圈肥肉跑出來，白白嫩嫩的，特別的讓人想要掐一掐。

「欸，你幹麼，會癢啦！」

葉翔雲一楞，意外自己竟動手戳了那白嫩的小肥肉，見朱懷宇怕癢的縮了縮身體，大大的眼睛瞪圓看他，配上蓬鬆的栗色頭髮，兩頰因為憋氣而顯得鼓鼓的，他忽然想到小時候在爺爺老家的樹林裡看到的小松鼠。

可能是中邪了，又或者是剛才摸肚皮的手感太好，他的嘴巴不由自主的說出詭異

的話—

「要當你軍師也不是不行，只要你每天給我捏一下臉。」

朱懷宇眼睛瞪得更圓，更像隻小松鼠了，讓葉翔雲手又癢起來，好想捏呀，怎麼辦？

因為眼睛瞪得太圓的關係，朱懷宇臉上凶煞之氣盡去，反而平添幾許純樸天然無虛飾的氣息，葉翔雲心中正默默覺得有點可愛的時候，朱懷宇的震驚表情一轉，變成對葉翔雲的同情跟可憐，接著很自然的說出讓人吐血的話。

「你不但是個醜八怪，還是個變態呀，竟然喜歡捏男人的臉頰，這嗜好也太詭異了吧，可見醜人多作怪呀。」

人生中的第四次痛擊：不但被當成醜八怪，竟還被當成變態！

葉翔雲覺得自己可能被打擊得太多次了，真的不太正常了，此刻的他，居然覺得這種被打擊的感覺，有點爽？

這種既痛且爽的感受，有趣，有趣極了。

也許在你爭我奪、步步計算，就算言談間也各有心機的豪門世界裡，他真可算是一股清流，只是個性略暴力、眼光略差。

但比起那些當面會誇讚自己，卻不知道是否真心的人，這樣直率的他，相處起來輕鬆有趣多了。

這個人嫌棄的嘴臉、滿是同情的眼光，都是那麼真心誠意，沒有任何的矯飾，不會為了討好自己而違背心意的說好聽話，跟這個人在一起，一定可以度過很棒的高中時光吧。

「好吧，給你捏，還有你這小嗜好，我不會告訴別人，放心，當你的老大，自然會好好照顧你的，哈哈哈哈。」

朱懷宇自動把自己升級成老大，而且還信誓旦旦、豪爽大氣的表示會照顧葉翔雲，這種被當成「細漢仔」的新體驗，又讓葉翔雲有一種微妙神奇的感受。

他已經習慣照顧別人，而不是讓別人來照顧他，因為他是天才葉翔雲，所以大家都很直接把重擔交給他扛，因為他們認為只有他才能辦得好，於是他就變成他們的依仗。

沒想到，事情居然有反過來的一天。

「捏吧！」朱懷宇很豪氣的把臉靠過去，大丈夫一言、那個什麼馬難追啊。

葉翔雲這才知道朱懷宇的臉頰略帶點嬰兒肥，盯著那白白嫩嫩圓滾滾的臉，他霎時有點恍神，他把自己賣了，卻只換到捏臉這個好處，是不是太便宜眼前的小松鼠了？

「死變態，快捏呀！」

朱懷宇真的覺得葉翔雲發呆的樣子醜到不行，受不了的他就像行刑一樣，只想早死早超生，語氣頓時變得有點不耐煩。

什麼死變態！葉翔雲回神，不爽指數爆錶，今天被罵了好幾次醜八怪的怒氣就用這一捏報復吧。

他用力的捏下去，捏得朱懷宇的臉頰都紅了。

朱懷宇嗚了一聲，顯然痛得厲害，眼圈紅了。

看他紅著眼圈，敢怒不敢言的瞪向自己，眼睛裡「死變態」這三個字幾乎要化為實體，這一剎那，葉翔雲忽然覺得前所未有的爽。

也許當這狗頭軍師值得，至少他從來沒有遇見過這麼好玩的人。

兩人相識的此刻，為葉翔雲波瀾萬丈的高中生涯吹響嘹亮號角。

Crescent